

M 漳州市“同心抗疫”主题征文大赛获奖作品选登

战·必胜

漳州一中碧湖校区
九年级三班 苏怡帆

在指尖漏过的几年,想起,犹如放电影一般,现在我们仍能想起每一帧——如老电影般深刻且沸腾。

梅吹桃绽,回环往复,尤有说尽人间至味是清欢。

说过去和现今最严峻仍是同藤蔓般疯长的疫情。这段时间似乎是看尽人间百态。面临重击时,有人慌乱,有人逃窜,有人害怕,但是也有人在黑夜整装待发,逆着人流而行。他们坚定而勇敢,在这片黑夜,在喧嚣的人世间成为一道城墙。

我们听从社区指挥待在家里不外出。但这属实憋坏了,就总是在晚上坐在阳台,仰着头看天空——灰茫茫的没有一颗星星的天空。听着隔壁大爷大声地放着晚间新闻。我家楼下有一把长椅,旁边矗立着一展暗暗的灯。我记得那处杂草丛生,几乎是无人问津。如常,我坐在板凳上听着楼下有了稀稀簌簌的声音。像是轻轻地扯开包装袋,再“啪”一下打开盖子。这下时候已经不早了,我有些惊恐地低下头探,我看着他笨手笨脚地脱下手套,拉开闷汗的白色防护服。哦,是我许久未见的爸爸。

我的爸爸是一名警察,是人民警察。我记得有将近一个月都没有见过他了,只是少打电话听他说当了志愿者。我几度开口,却被这夜深人静咽住了。

他长吁一口气之后才摘下口罩,捧起塑料碗开始大口闷饭。他吃得又急又快,甚至有几粒米掉在地上,但是他没有呛到。那一刻还挺难受,心头酸酸的,他不会每次都吃这么急吧。恰好的是,夜起的奶奶也看到了。抓起钥匙,拉开门便扶着腰急急下了楼。我看着他听到动静抬头,那一刻好像云雾真的散尽了,月光下,我真的看到他的饭上面没有一丝的热气。奶奶摸了下碗壁便抢走了几

最佳预备

教职工组 黄婉如
漳州三中

疫情如浓重阴霾向闽地袭来,安逸之地再一次感受到疫情迫在眉睫,渗入生活便是最近。本该充满琅琅书声的校园归于假期般静谧而孤冷,存着一份失意回到家中,已见墨空星现,走廊过道的灯把母亲归家的身影拉得很长。

作为居委会的一员,我猜这次又要轮到她在寒风瑟瑟中对社区出入的人员进行身份审核。虽已入春,但清明前的渐沥也够让人体会入骨之寒,更别说母亲的身体大不如前。“又要你去干嘛?”我尽量打趣地与母亲说话。“可以望望外面也不差。”母亲的语气更是乐观,并埋头一边打点家里还剩多少口罩,“说不定,这回入党还更有希望了。”

她从柜子里拿出了保存得极好的人党申请书,这亲手写的申请书谈不上隽永秀气,但字迹足够端正。居委会里她是绝不输正式党员的一名预备。

在举国共助武汉,闽地严控自管的疫情首年,她一次值班也没落下,多寒冷的天气她总能把家里料理好后,准时出现在社区门口把控人员进出,好几次主动承担了家事繁重的同事的值班,记录每天的社区防疫情况。

我在一个午后陪过她,冬日暖阳都令我烦躁不堪,殊不知她这近一个月扛下了多少的寒风瑟瑟和枯燥乏味。

那次,是她最有希望入党的一次。“这次到庵庙帮忙核酸采样。”我心头除了害怕,更多的是对母亲的担心。她又要离人群那么近,这当中的未知风险,甚至高于两年前。见我喃喃咕咕,母亲笑着朝我说:“人家党员早都到前线去了。”

新增的人数不降,我对母亲的担忧亦如此,而母亲工作的热情却亦是如此。社区里多是些不常用电子设备的老人,听不懂医护人员的普通话,冗长的队伍对年迈的他们来

句,我听得不太真切,但大意是不许吃了,煮点饺子来。听到这我一轱辘跑到厨房,起锅、烧水、放饺子。当奶奶推门进来的时候,我正欢快地下着饺子。

白色的外套裹紧了肉馅,下到热水的时候又从底下钻上来,变成圆滚滚的“大白”。等到肉馅的颜色变深,我便一个个捞出盛在瓷白的碗里对奶奶说:“妈,三十个不多不少哩!”奶奶应了声,便捧着碗送了下去,奶奶的眼睛和腿脚不便,我便又把阳台的灯打开了。我想这样就有阳台的灯光,路灯的灯光,还有终于显出的月光,那一刻,我好像抓住了一片阴影,然后我在那时好像看到了满世界的光,炽热到快要融化。

爸爸也循着光抬头,那是时隔好久我又一次看见他的脸。被勒痕交错的脸;被汗浸皱了的脸;被饭粒沾上的脸。他冲我笑,我愣愣地没动。突然没头的一酸。我听着奶奶絮絮叨叨地和他说着话,捧过来的热碗便大口囫圇吞了好几个了,还点了点头,我看见奶奶抚着他的背,示意慢点。我定睛在他防护后背的太阳,还有大大的行楷字“长”,是长明的长,也是志长的长。喔,是这几天新来的挨家挨户送菜的“大白”啊。我沉浸在酸涩中好像明白了,为什么他好久都不回家,为什么少来电话,为什么在背后画了一个大大的太阳。他明明是严肃的爸爸,也会这么幼稚。我也想到这碗热腾腾的饺子会不会是他少吃的热饭,会不会对他来说也是人间至味的清欢。

两人又谈了几句,奶奶才上来。我看到他低着头,打着电话又边捻着手拾起饭粒收拾东西。我只是零星听见他说,二斤猪肉和三捆芹菜。我知道他穿上防护服,戴上口罩又要去战斗了。他抬头看了我一眼点点头,又望天上清明的月亮,也许他知道,月亮也在陪着他。

又一次我借着月光看清了他背上的太阳,让我无比清晰地感到,有种光芒把我心头的酸涩埋没了。

我们亲切地称颂他们叫“大白”。可以从点点滴滴中看出他们的无限拼劲。也许他们处在任何岗位,但他们披上圣洁的白衣,握紧拳头,在国旗下宣誓的时候,就是屹立在所有人心中的英雄。

夫战,必胜矣!长明灯下,信念与温情齐融。我们的努力和坚信铸成大山,而一座巍峨的山岳向来不惧飞短流长!

我坚信,总有一天太阳照到了贫瘠的土地上,我们同发芽,循着光,钻出裂缝,高举大旗。我们终将战胜那些不可思议的困难。

请放心,我们会胜利!请相信,我们会胜利!请记得,春天来了!

等春天来的时候,等太阳普照大地时,等佛光普度众生,我们一定要见面!

——后记
(指导老师 郭丽青)

说更是磨人。母亲耐心地替老人们联系子女提供核酸采样预约码,并做起了老人们的闽南语翻译家,她还密切关注着队伍的情况,轻声善语提醒人们有序排队。

其实在这之前,母亲早已提前了解了村内老人与子女共住的情况,并且建立了微信群,工作之细,数据之繁,沟通之难,绝非是一点空闲时间就能完成。她回家摘下口罩后,我看到的是她本就操劳的面容上又加深了几道疲惫之痕。

但母亲依旧乐观。为人民办事,为党争光,她总是说,这是很荣幸的一件事情,尽管她只是个预备党员。

核酸采样之中,发生了一件小事。队伍最前传来了孩子的啼哭声,队伍停滞不前,前后本就不耐烦的人群也开始发生了躁动,这孩子哭得面红耳赤,那戴着口罩的医护人员好像也湿了眼眶。

见母亲快步走到前去,似是安慰了几句,见那医护人员平复了情绪,眼疾手快就将测试棉签深入了孩子的口中,母亲从孩子父亲怀里抱过孩子,两人配合之下,顺利地帮孩子做完了核酸采样。见母亲把一包面巾纸悄悄塞给了医护人员,那位年轻的姑娘快速仰头吸气,把夺眶的眼泪眨掉,继续自己的工作。

我想起母亲这件事,才知道那位年轻的医护人员是孩子的妈妈。本该是时时刻刻腻在妈妈怀里撒娇的年纪,却以这样的方式和妈妈见上一面,那孩子不解妈妈为什么要离开自己,也不解为什么要用棉签弄疼他,见到母亲的欢喜都被愤怒和委屈代替。而本该享受陪伴孩子的欢乐时光,却因国家的号召而舍小家,奔赴无声的战场,一坚持就是两周,那妈妈何尝不是相思之苦、剥离之痛中度过分秒。

此情与此景,巾幗连泪洒。鼓励虽简,殊不知让那位姑娘铭记感恩了许久。

清明未雨,天晴雾散,闽地解封,百姓共喜。母亲在这次基层防疫工作中的表现得到了肯定,有望入党成功,但这次入党的名额有限。

二选一,母亲的“对手”,竟就是那位受到她鼓励的医护姑娘。

她在这次医护志愿服务中,舍小家,战前线,是工作时长最长,工作态度最佳的一员。没等她开口,母亲将那张入党申请书缓缓按着原来的折痕折了回去。笑着跟姑娘说:“你年轻,更有能力,本就应该你来。”

夏花璀璨,何须有名? 预备如何,已是最佳!

闽地有千千万万像我的母亲一样叫不出名字的志愿者,她们是母亲、是女儿、是姐姐、是妹妹、是党的儿女,更是闽地最有“爱拼才会赢”精神的普通人,纤细的身躯扛起巨大的重任,不重名利,不管虚名,在人群中笑得最美,最耀眼。

小巷深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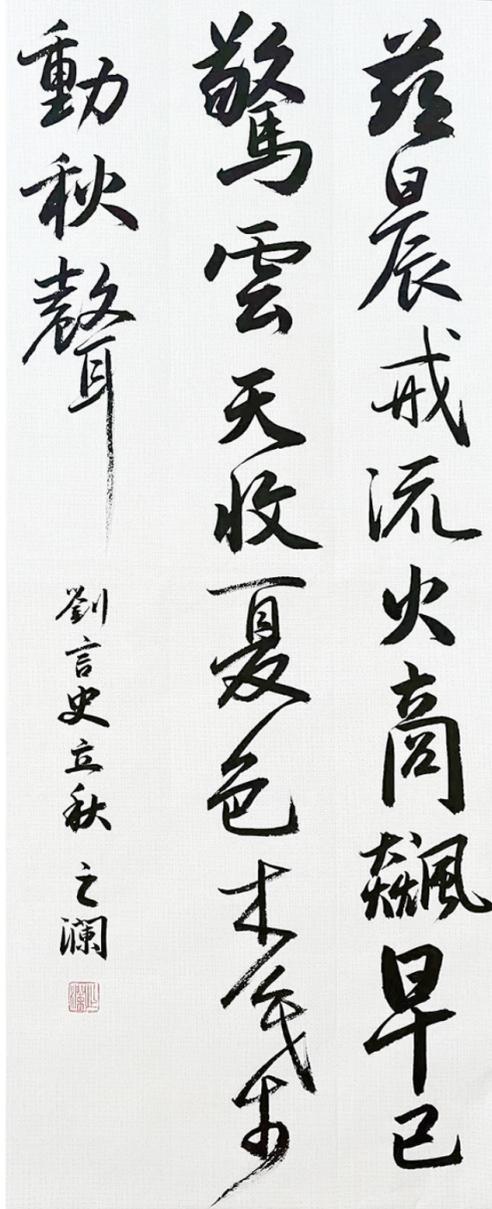
有竹林

六年级 林金琳
漳浦县象洞小学

姥姥家屋后有一条小巷子,小巷子的尽头有一片小小的竹林。

小竹林一年四季常青,除秋冬时节叶子有些泛黄,其他时候小竹林都像是一层绿浪。

夏夜时的小竹林是最美的。习习的轻风像少女温柔的裙摆微微拂过小竹林的脸。周围几乎没有什



行书作品

漳州一中七年六班 李之澜 (指导老师 杨伟宏)

暑假里的

烟火气

五年四班 刘芸华
芗城实小

终于迎来了期盼已久的暑假生活!

这个暑假我们家来了一些新伙伴:智能电饭煲、空气炸锅、用手机远程控制的烧水壶。我和妹妹迫不及待地想动手做美食。我们都很喜欢吃芋圆和炸鸡腿,但还从来没有自己做过呢!说做就做,当天下午我们就忙开了。

首先,我们买回来了芋圆、西米、椰汁、龟苓膏这些食材。回到家后,我们根据说明书把西米和芋圆

音,只有小青蛙与小蟋蟀你一句我一句此起彼伏地窃窃私语。周围也几乎没有光亮,只有街边孤零零的路灯发出一星点微光。月亮倾泻下一片银色的光,落在竹叶罅隙之间,直直地射在了那厚实的土地上,也照到那小水洼里。于是地上、水洼里便都闪烁着点点的、淡淡的光。突然,一阵风涌起,这些光便随着竹叶发出的窸窣窣声晃动起来,成了另一片小星空。这场景我是如此熟悉,恰似诗人王维的“明月松间照,清泉石上流”所描写的唯美意境。

片刻之间,月亮被云朵遮住了。一切突然朦胧了起来,像是泛起了一片浓雾,又像是正做着一场迷离的梦。又过了一会,起风了,云儿散去了,月光又重新照亮大地。虽没有太阳那样炙热与明亮,但它却轻柔地、动容地与风一起安抚着、照耀着这片安稳睡着的小竹林。

小竹林宁静、恬美,但在白天,它也会因为我们的到来变得热闹活泼起来。

我常到小竹林里采些不知名的小野花。那些小野花淡淡的、小小的,像眼睛,像星星散在草丛里,眨呀眨的,还散

发出一种幽幽的香气。我总采一大捧回家,有时候遇到小伙伴,就相约到竹林里摘竹叶,看谁摘到的竹叶最大、最绿。后来大人们为了不让小孩子到竹林里玩,就怕吓唬我们说竹林里有蛇,而且是毒蛇!之前我们本就觉得竹林里都有“竹叶青”,现在便更害怕了。连那知了与蟋蟀的叫声,还有风吹竹叶的窸窣声,也让我们毛骨悚然。但还是有胆大的孩子跑进竹林里,匆匆摘完竹叶,然后便一溜烟跑了出来,还不时转身看看地上。虽然惊恐,但还是扬扬叶子向我们炫耀:“你们这些胆小鬼,林子里根本就没有蛇。”但可以看出,他说的话并不是真的,因为他边说边时不时转身朝巷子里看看呢。于是我们便揭穿他,他便羞红了脸:“谁……谁知道是有……还是没有呢!总是要……要看着点吧。”于是换成我们嘲笑他了,“哈哈,哈哈!胆小鬼……”笑声像清脆的铃声在林间回荡。

我爱夏天,爱夏天的小竹林,因为它就是我们的乐园,是夏天独特的风景。

(指导老师 戴惠坚)

换防日

六年二班 徐星朗
芗城实小

“换防日”,这三个字,对于很多人来说也许是陌生的,而对于我却异常的熟悉,我已经认识它两年多了,这800多个日夜,我的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在期待父亲的“换防日”中度过的。

2020年初那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,像一块扔进平静湖面的巨石,扰乱了我们所有人的正常生活。从此之后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扛着一份责任,那就是共同抗击疫情。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,有许多“大白”们坚守在一线,他们当中有个特殊的群体,那就是监狱人民警察,因为他们管理对象和工作环境比较特殊,全国监狱从2020年1月27日就果断开始从常规执勤模式暂时改为封闭执勤模式。可没想到这个“暂时”因为疫情的反复,一直延续到现在,历时两年多,未来还要多久,他们也不知道,能做到的就是服从与坚持。

这两年多以来,他们是按照所谓的“N+N+N”(一部分狱内封闭管理,一部分隔离备勤,一部分居家隔离休息)这样的模式轮换班的。有时候五六个班轮下来,一年就过去了。所以当一周期结束后也就意味着“换防日”到来了,这是多少个家庭团聚的日子呀,所以我也特别的期盼。我的父亲也是一名监狱人民警察,他执勤的每个周期我都会进行倒计时,把他的“换防日”都刻在脑子里。可是这个“换防日”却没有那么的守时,很多时它是爽约的。因为可恶的新冠病毒,此起彼伏,就像地鼠一样,刚被砸了一波又冒出来一波。监狱系统得根据当地疫情实时变化情况,临时制定“暂停换防”“延迟换防”甚至“一战到底”的模式。每次听到这个坏消息,我愤怒、委屈、伤心等各种情绪都有,可是最终也只能无奈接受;除了父亲肯定还有其他叔叔们也很想家,也很累,工作压力也很大,他们都能坚持,我还有什么不能坚持的呢。

我曾经问父亲,你们这样做为了什么?父亲说为了不让疫情流入监狱,为了把好监狱大门防线,这是使命职责所在,也是对头顶警徽的热爱。这些警察当中有的是丈夫,家中妻子孤立无助;有的是儿子或女儿,家中老人卧病在床;有的是母亲,家中幼儿嗷嗷待哺……多少个夜晚,他们也会想念家人,他们也会心酸、内疚,也会伤心、难过。在封闭执勤期间,他们有的因为工作劳累猝死在工作岗位上,有的在父母去世时都没法回去送老人最后一程,有的错过了自己孩子出生的时刻,有的推迟了原计划的婚礼,但他们从未后悔。在国家需要时,他们选择了义无反顾,舍弃了小家,为大家。

每一个“换防日”都是刻骨铭心的那一天,有一批人要回家和家人团聚,可是也意味着有另外一批人要离开温暖的家,这一天真的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啊。转眼又快到了新一轮“换防日”,许许多多叔叔和我父亲一样已收拾好行李,整装待发,接力再赴战场。两年前我拉着他的手,哭着要他把我的行李一起带走,现在我是拉着妈妈的手,微笑着告诉父亲,不用担心我的学习,不用操心妈妈太劳累,我已长大,我不能给您拖后腿,我知道,每一名警察从穿上警服那一刻起,身上肩负着担当与使命,践行着人民警察为人民的誓言。

我希望父亲的“换防日”以后都能够如约而至,希望他们“换防”周期会越来越短,最终实现不再用“换防”了,那样的话我就能每天跟父亲在一起了。如今,到了抗击疫情关键时期,我们大家一定要万众一心,同舟共济,相信很快就会春暖花开,疫情的阴霾总会散去。

(指导老师 邹彩逸)